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桃花扇

田润菁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I207.41
93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根据「清」孔尚任同名剧本改写

桃 花 扇

田 润 菁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012号

责任编辑：王何 陈云曼

封面设计：孙广来

插图绘画：宋昊 牛犇 朱妍

责任监制：刘青海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桃 花 扇

田润菁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北路32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英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0印张 140万字

2005年1月第2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 7—5418—1466—0/I·111

定价：188元（全十册）本册定价：18.80元

前　　言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使她璀璨夺目，馨香四溢。

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是移风俗、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善、美的民族文化精神。

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善、美精神的继承，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失去了根，还谈什么花繁叶茂！基于这个想法，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编辑这套《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分辑分批推出，以飨读者。意欲以此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

由传统的戏剧剧本改写成通俗故事，必然会失去传统戏剧以抒情见长，诗化了的叙事的许多韵味，但对广大不谙熟古典戏剧，而且阅读中又有不少语言障碍的青少年读者来说，自有其情节紧凑，通俗易懂的长处。阳春白雪自然很好，下里巴人

也确不可少。

改写，无异于带着枷锁的舞蹈。在改写中我们尽力忠实原著，以求历史的真实，以便引导读者窥庐山之真面目；又不能不照顾到文体规范，而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更动、丰富，以求细腻地刻划出人物性格，并增强其故事性，虽改有所本，亦绝不敢掉以轻心。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其所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反映，必然打着时代的、阶级的烙印，或明或暗地宣扬着那个时代的统治意识，比如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以当代的眼光给予批判地继承，作出一个历史的美学的评价，绝不会、也不应全盘去接受。

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戏剧流传千百年，其间为种类繁多的剧种加以改编演出，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些改编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原著。这次改写中我们曾广泛参阅了各种改编本，也参读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文章。这对我们的改写工作无疑大有裨益。在此我们向先贤和同仁们致以衷心谢意。

将古典名著从新的角度改写为中篇通俗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尝试。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一	初访香君	(1)
二	水榭清歌	(7)
三	花月良辰	(17)
四	退却妆奁	(23)
五	修书退兵	(31)
六	诬陷朝宗	(38)
七	投奔史公	(47)
八	贞丽代嫁	(52)
九	义送桃扇	(64)
十	同室操戈	(71)
十一	献媚选美	(80)
十二	高杰移军	(88)
十三	智赚高杰	(98)
十四	香君骂贼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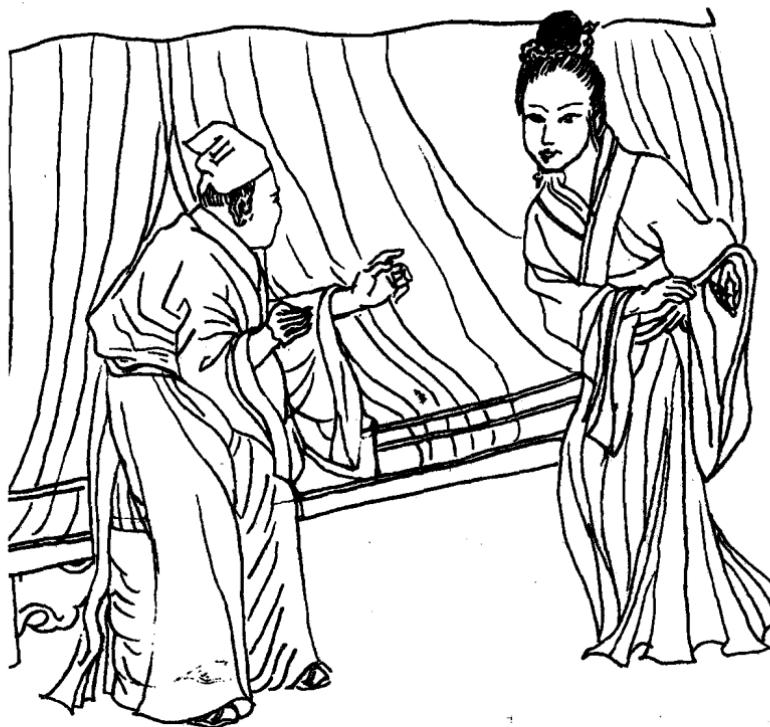
十五	巧遇昆生	(113)
十六	人去楼空	(118)
十七	铁窗话旧	(125)
十八	老友相逢	(130)
十九	人心惶惶	(137)
二十	冤声满狱	(144)
廿一	南京大劫	(149)
廿二	英雄遗恨	(157)
廿三	烈火扬州	(163)
廿四	身归栖霞	(171)

一 初访香君

明末崇祯年间，官贪吏横，水旱蝗洪，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老百姓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之时，只有挺而走险，揭竿而起。陕北米脂人李自成聚众起义，抢关夺塞，攻府占县，声势大振。攻洛阳，陷汴梁，直逼直棣北京。四川张献忠拥兵十万，雄居巴蜀，亦和明朝政府相抗衡。此时，北部边境的满族贵胄们以强兵悍骑虎视中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政局摇荡，物价飞涨。北中国已是战乱频仍，明朝政府处在惶惶不可终日，摇摇欲坠之时。

然而，江南一片，达官贵人们却还依然沉溺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之中。旧称金陵的南京，秦淮河上笙歌阵阵，洞箫横吹，急管繁弦，曼舞轻歌。在这秦楼楚馆之中，万千佳丽，日以卖笑为生涯。现在单说一家，这家为母女

· 初访香君 ·



二人，母亲姓李名贞丽，生得秀丽端庄，长得丰满合度，窈窕的身材，秀美的面庞，虽有三十开外年纪，那眼角细细鱼尾纹，更增加了柔媚和娇美。她收养了一个女儿，现已豆蔻年华，更是如花似玉，娇小的身段，玲珑剔透，为这深巷之中独藏的美人儿。她的许多姨娘，都是这金陵城中出名的美女，像卞玉京、寇白门，郑妥娘等，每每见她自觉逊色，常常赞叹道：天下竟能生得这般人来，将来不知什么样的人物才能消受得起这尤物。谁知这姑娘不但生得美丽异常，且聪慧无比，心高气傲，暗自定下决心，若不遇一个才华出众，胆识过人，相貌堂堂的人，是决不肯委身的。可是一想到自己虽有千般志气，万种情怀，无奈出身娼门，是以卖笑为生涯的，这一切由得了自己吗？因此日夜祝告神灵，盼得能遇见一个好夫婿，将来能有所指靠。

这日，天气晴和，风清气爽。恰好贞丽的相好杨龙友前来拜访，贞丽十分高兴，让座请茶之后笑问道：“杨老爷多日不见，越发的有福了，今日来得这般早，不知有何事体？”龙友笑道：“今日特来给你报个喜儿！”贞丽忙问是什么喜事。龙友便说：“前几日你托我给令爱寻个主

初访香君

儿，现在正有一位大大的名士来到南京，他原是名门世家，又是东林复社领袖人物，与陈应箕、吴贞慧他们都是特好的朋友，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贞丽听后十分欢喜，但又戏谑问道：“杨老爷也学会卖关子了，说了半天，到底姓甚名谁我还不知呢！”龙友笑了，“果然，果然，我尚未告诉他的姓名呢！他就是河南侯朝宗，表字方域的……”龙友尚未说完，贞丽便惊喜道：“果然是当今名士，我们原来也早听说过的，可是不知他肯梳笼香君吗？”龙友笑道：“此事包在我身上，佳人当配才子，何况朝宗家富有，又是一个极风流倜傥的人物。”“这就全靠杨老爷早日撮了！”贞丽说毕又让保儿上楼去请香君，前来拜谢杨老爷。

不一会，只见香君款款从楼上下来，身穿一件轻纱蝉翼紧身短衫，云髻高挽，鬓角微挑，拖地百褶裙，面如桃花初绽，目光流盼，百媚千娇，上前给龙友深深道了万福。

杨龙友见香君越发出脱得花容玉貌，丽质天生，不禁赞道：“香君，这几日不见，越发好看了，真正是不愁嫁一个好夫婿。”香君听了，不禁一阵娇羞袭上面庞。颌首

低眉，嫣然一笑：“杨老爷真会开玩笑！”

贞丽接过话头：“我儿，还不快快谢过杨老爷，他说的都是真话，正给你物色了一个好人家呢！”

香君听见母亲这样说，更是羞得面红耳赤，头低得更下，心想这杨老爷不知认识的怎样一个人物，要是能真遇见一位风尘知己，也算终身有托，若是遇见一个狂蜂浪蝶的风流浪子或是那些专嗜嫖妓宿娼的富贵官儿，他们哪肯把我们这等人家的姑娘放在心上，不过凭着几两银子钱来这里消闲娱乐而已，到那时岂不是误了自己一生，想到这里心中忐忑不安起来。

杨龙友见香君一阵慌乱，沉默不语，便立即猜到香君的心事，说道：“姑娘不必担忧，我给你娘说的这个人家，保你见了心中喜欢，那时你倒要好好谢谢我呢！”贞丽见女儿不言不语，便笑道：“女儿，杨老爷给你说的主儿，就是当今名士侯朝宗！”香君一听这名字，知道是复社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在南京会同那些举子张贴《留都防乱揭贴》揭露魏阉余党的种种奸谗误国罪恶的人，想来定是个有胆有识有才情的，心中自是高兴，便笑说道：“不知侯家公子现在何处？肯来这媚香楼屈驾？”

初访香君

杨龙友见香君心中愿意，自己当不负朋友之托，便满口答应：“此事包在下官身上，香君好好习你的琴曲，静等好消息吧！”说着便站起身来告辞。贞丽母女见他执意要走，亦不便坚留，便送过花园，穿过小径，直到大门口。

自从杨龙友走后，香君回到楼上，便凭添了十分的心事，日日盼着侯郎的到来！

“唉，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真该死……”香君在房中来回踱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想：我这样急切地盼望侯郎，他却连影子都不见，我该怎么办呢？她想起侯郎的嘱咐，便决定到花园里去散散步，也许侯郎会突然出现，她便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左转右转，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得她心乱如麻，转得她气喘吁吁，转得她汗流浃背，转得她筋疲力尽，转得她腿脚发软，转得她几乎摔倒在地。她想：我这样急切地盼望侯郎，他却连影子都不见，我该怎么办呢？她想起侯郎的嘱咐，便决定到花园里去散散步，也许侯郎会突然出现，她便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左转右转，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得她心乱如麻，转得她气喘吁吁，转得她汗流浃背，转得她筋疲力尽，转得她腿脚发软，转得她几乎摔倒在地。

二 水榭清歌

且说侯朝宗自从河南避乱来到金陵，在这大明朝的陪都繁华之地，眼中所见是宴饮享乐，耳中所闻是笙歌琴曲。北中国乃至自己的家乡那种战乱频仍，烽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一些儿也不见了。心中自是十分的烦闷，国事如此不堪设想，这里却是达官贵人们醉生梦死的场所，国家的前途如何？个人的前程又有何望？每每想到这里禁不住忧心忡忡，时时激愤起来。

几天前，他和复社几位好友陈贞慧、吴应箕等，看到国之将倾，宦官魏忠贤那伙祸国殃民，谗害忠良的阉党虽除，可是阉党的余孽和他们的徒子徒孙还继续作威作福，像阮大铖之流，整日沉溺歌舞升平之中，专设奸诈诡计残害具有爱国之心的东林党人。他们几个人，便聚集东林复社的优秀之士，写下《留都防乱揭贴》揭露阮大铖

水榭清歌

之流的罪恶勾当，使得魏阉余党成了过街老鼠。稍稍解除了些胸中的闷气。这日，他在蔡益所的书铺之中抄写了半日诗文，不觉有些困乏，便乘着凉风消散消散，顺步跨过武定桥，走向旧院而来，只见这一带绿树环绕，掩映着座座楼阁，时时传来悦耳的悠扬琴音和动听的歌声。他知道这一带是秦楼楚馆中的妓女们练习歌舞的场所。忽然想到日前几位朋友在他面前曾称道一位叫李香君的歌妓，说是不但才貌出众，且色艺俱佳，何不前去拜访。便信步往平康巷走来。原来这旧院是六朝金粉佳丽之所以在，楼阁馆舍依水畔而修，雕梁画栋、粉装玉琢，掩映在绿杨垂柳之中，一座座水榭倒映于河中，摇曳生姿。侯朝宗见这巷中朱门高耸，毗邻而立，忽然暗自纳闷起来，日前好友杨龙友来劝他梳栊李香君，他一时却未拿定主意，所以未及问得住处，今日信步来访，但不知那家是香君的所在。正自踌躇，忽听后边有人叫道：“侯相公慢走！”

朝宗扭头看时，正是前几日结识的南京著名的说书人柳敬亭。只见老汉五十开外年纪，一方幞头包巾，身着海青短衫，扎实硬朗，双目有神，满面堆笑：“侯相公今日

闲暇，要到哪里去？”朝宗笑道：“今日无事，信步跨过武定桥，来此平康巷里走走，忽然想着日前龙友兄与柳老劝小弟来梳栊李香君，却不知她是何等样人物，兴致所至，要来拜访一番，却又不知她住在哪里？”敬亭笑道：“侯相公真正好福气，瞌睡了就遇着枕头，你就随我来，我正要去她家寻找老兄弟苏昆生闲聊哩！”朝宗高兴道：“那就借光了！”

说着二人便向李贞丽家走去。

李贞丽家，是一座深宅大院，保儿开门后敬亭与朝宗在保儿导引下顺着花径直来到正庭。五间雕花木隔朱漆大门，垂着珠帘，楼上一道朱栏，也是雕刻着龙凤鸳鸯图案，楼额上刻着烫金的“媚香楼”三个大字。朝宗仔细辨认，知道是杨龙友的墨迹。敬亭步上台阶就喊道：“贞丽姑娘，贞丽姑娘，今日贵客临门，为何不出来迎接？”朝宗连忙制止道：“柳老，我们是拜访香君的，如何来到这里？”敬亭笑了：“那香君就是这贞丽姑娘的女儿，不见她娘，怎见她女儿？”朝宗听说，不禁释然。

这时，保儿掀开珠帘，中庭缓步走出一个丽人来。见了柳敬亭笑道：“这说书的老柳，竟然在良家门前大喊

· 水 榭 清 歌 ·

大叫，又不是不知道门朝哪儿开，还让人三步九拜迎你？”柳敬亭抢上一步，走到丽人面前：“贞丽姑娘，今日个你可错怪了老柳，你看我给你引得何等贵客前来，不喊你出来迎接，过后你又要说我老柳不懂礼数了。”说着就闪身指道：“这位就是河南侯司徒的公子侯朝宗，前几日曾给你说过的复社中的文章魁首，诗文班头！”贞丽听说，见这相公华装丽服，气宇不凡，风度翩翩，连忙道了万福，口中只说：“失敬，失敬！”

贞丽礼让二人来到前庭，保儿揩净坐椅，端来浓茶，贞丽忙让保儿换茶：“今日是何等贵人，怎么拿这茶前来搪塞，快去把我常喝的那西湖君山龙井泡来！”保儿听说知道今日来人不比往日，便更殷勤十分。

朝宗、敬亭坐定。朝宗便向两壁厢展望，只见挂着一些字画，待定睛看时，不觉暗暗称奇，原来不是一般平常之物。他便站起身来去观瞻，只见有蓝田叔的画竹拳石，张天如、夏彝仲的墨宝，也有自己的朋友杨龙友、陈贞慧的附骥之作。看到陈贞慧的题款：赠爱姬贞丽惠存。忽然想到贞慧平日常常夸赞的李贞丽，原来就是香君的养母，龙友、贞慧他们和贞丽的私交甚厚。这时他转过脸